

一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大学,应该将国家意志放在首位,追求国家和民族优质而快速的发展,并由此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

正是出于这一前瞻性考虑,2015年,中山大学提出大学的发展必须兼顾学术、地方和国家三个层面,也就是“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为了支撑这三个面向,必须加大“三大建设”: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建设,以全面提升大学服务国家需求的规模和品质。

“三大建设”与“三个面向”,当然是综合了文理医工农艺等各种学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类或每一个支撑学科,自然各有侧重。中山大学校长罗俊在今年秋季工作会议报告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种学科差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类学科间不同的建设路径和目标,这体现了一所成熟大学的品格和精神。

“三大建设”的指向必须非常明确,否则建设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就会受到削弱。就文科中的人文学科而言,当然与其它类型学科会有一些交叉或重合,但学科建设、学术建设与话语建设必须成为基本的落脚点,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则是建设宗旨。从规模到高端,从高端到引领和特色,这是一个不断提升和蜕变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除了需要付出耐心,更需要智慧与胆略。

人文学科是以人为本的学科,“人”的特性自然带来学科的特性。人文学科有特色才不可替代,或者说,能够被替代的学术,一定不是第一流的,也一定是缺乏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学派的精髓就在特色和一流上,这是人文学科“三大建设”的根本追求。等而下之的思想、理论与学派应该不是人文学科“三大建设”的根本方向。也许“特色”尚可区别对待,但“一流”并不能再细分三六九等。

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的要求。但常见的情形是,几个人的思想不但无法形成一种更高明的思想,还可能形成一种更杂乱无章的思想。理论也是如此。在学术大发展的时代,高明的人文学者确实需要独立安静地思考、理性地研究,才能开创一个学科的新局面。对于理论和思想体系的研究与构建,一个团队不一定能聚沙成塔,有时因为思想与理论的特殊性,一个人能达到的高度反而是一个团队难以达到的。思想从来只讲究高度、深度和广度,以前的学术史,即便一流学者,一生所作堪称经典的也往往只是一部或寥寥数部,但已足见他的思想,且绝对无法替代。

这是以前人文学科多强调个体研究、鼓励做孤独的思想者的原因所在。如果真有可能成为这样高明的思想者,当然要继续维护这种“孤独”的状态。学术史上的不少经典,往往是以一人之力来完成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一人完成,文学史上被称道的几部著作,也只有刘师培、郑振铎、刘永济等少数几部至今仍值得回味,这种现象当然值得注意。

但一个冷峻的现实是: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需要极高的天赋,这样的思想者其实可遇而不可求。回顾过往,更常见情况是人虽然“孤独”了,但却沉睡了、无声



做不能被替代的人文学术

■彭玉平

人文学科有特色才不可替代,或者说,能够被替代的学术,一定不是第一流的,也一定是缺乏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学派的精髓就在特色和一流上,这是人文学科“三大建设”的根本追求。

无息了,并没有产出很高明的思想。如此,所谓“孤独的思想者”就成了慵懒和懈怠的遁词,这一类人实际上成为学科的消费者,而不是建设者。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文

学者来说,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的建设应该是合适的,这也确实是一个整合学科队伍、赢得发展机会、共享学校资源的好机会。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发展面前,人文

学科同样面临着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的问题。譬如大团队与大项目,可以在协作中提升研究境界,彼此用长,合成有机的项目成果,获得更大的学术作为。当然这种协作与整合需要仔细寻找到科学合理的路径,并将这种路径建立在学科的基本点上,而非个体与个体之间缺乏深度融合、杂乱无章的组合。这种凑合式的大团队是假大团队,而这样的假大团队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大成果。

大平台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加速学科融合的步伐。坚守学科的边界,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学科的纯度和精度,但也制约、限制了学科发展的空间。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当下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势,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发展将会严重滞后,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困境。学科的分类本来就是相对的,学科的融合才是绝对的。“三大建设”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融合”。融合发展,紧盯世界学术发展方向,才有可能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学科和学术境界。

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来说,因其学科属性,意味着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文化自信,都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寄予厚望。一流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不仅要凝练学科方向上切合中国文化的根本,更应该在世界语言文学学科的坐标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国内一流,也基本上可以说世界一流,但只有在世界语言文学格局中理解、接受并引以为普遍价值标准的中国语言文学,才能真正彰显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特殊价值和理论意义。所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内涵式发展,理当立足语言文学的“中国性”,并在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中,确立语言文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契合点,如此才能将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魅力辐射到其他国家。新时代的学科内涵必须在新的学科观念之下,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所大学只有将永无止境作为追求,才有可能更具格局、更有气象。而且这种气象不仅要大气,也要有锐气。中山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近年在项目申报上连续稳居全国第一,但这只是数量上的“辉煌”,而真正体现一所大学、一个学科高度的往往是标志性成果。虽然并非所有的大项目都能产出大成果,但大项目与大成果的关系自然是极为密切的。成就一所大学、一个学科声望的,主要在于具有学术标杆意义的学者和学科标志性成果。标杆学者与标志性成果才是思想、理论与学派最精要、最宏阔的体现。

中国思想、中国理论成型了,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如何集合人文科学的精英力量,展开学术攻坚,完成一套或多套代表“中国学派”的集成性成果,可以进行充分讨论。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之下,带动学术界人士此主流,而变成了一门全国性的显学。这种集成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整体展现中国的学术力量和学术高度,而且可以同时展开对相关研究理念和方式的研究,展现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在此基础上,当然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问题了。兹事体大,我就不多说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

南京工业大学:『四紧四动』推进主题教育走深做实

■冯尚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南京工业大学二级党组织书记对照《责任清单》“过筛子”,聚焦事业发展“加油门”,围绕突出问题“抓抢修”,按照党组织书记抓主题教育责任清单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到主题教育全过程,推进主题教育走深做实。

紧扣主线多维驱动 学习抓在实处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主题主线。学校党委紧扣主题主线多维驱动,把学习抓在实处。

提前谋划,学习计划更严实。学校党委上半年就多次传达学习主题教育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做到早学习、早对照、早落实。学校各级党组织书记把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抓在手,根据“学习教育责任清单”,制定“学习研讨书单”。

一插到底,班子带头更扎实。校党委领导班子带头高密度提前自学,高强度集中研讨,高质量以学促信、以学促思、以学促干。校党委常委奔赴主题教育一线,直接联系二级单位党委、党支部和党员师生,逐一指导、逐一过堂、逐一把关。

精心设计,学习内容更充实。结合学校实际,加入富有学校特点的内容,使其更加充实、生动。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膜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讲话、时钧先生事迹及精神融入学习计划,在集中研讨环节,除了中央确定的内容以外,特意增加了“九个有没有”“江苏发展三问”等富有江苏特色、对地方高校发展富有指导意义的内容。

紧贴发展内外互动 调研谋划实招

结合“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结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创业型大学建设,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立足职责职能,深入调研,谋划实招。

以问题为导向,沉下身子摸实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前,学校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暑期时间,结合本职工作,对照学校发展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多种方式调研。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后,各级党组织书记结合暑期调研,带头把事关学校、学院、部门单位发展,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进行合理分工分解,把调研选题落实到班子成员,实现个人领题、分工负责、责任到人。

以务实为取向,深入师生听民意。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四室一厅”(实验室、教室、学生寝室、教师办公室和餐厅)与师生调研交流。校院两级领导干部开展“千人访谈”实现对一线教师师谈心谈话全覆盖。校外访谈围绕产学研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招生就业等赴科研合作单位、生源基地、用人单位开展,真情真心意求教。

紧盯问题上联动 检视察出实情

各级党组织书记以“检视问题清单”为基础,制定“自查自纠菜单”,打造“检视整改工具单”。精准对照,制定“自查自纠菜单”。学校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分别提供了检视内容参照标准,明确学校领导班子重点解决突出问题不少于10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每人不少于3项。全体党员精准对照,逐条列出检视问题,突出指导在前,检视在前。

多管齐下,打造“检视整改工具单”。结合调查研究,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结合

“三听两问”,结合巡视巡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等情况,多种方式多管齐下,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做到见人见事、见筋见骨。

紧抓落实分类推动 整改务求实效

学校各级党组织将即知即改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和检视问题中排查出的“问题清单”一一过筛,以一鼓作气的态势推进整改落实。“双提双增”努力提升教师“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比例、提升高知群体党员比例,增强全国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和样板支部创建成效,增强师生党支部达标争优成效。

系统梳理专项督察,制度牵动。学校每周制定《校党委常委主题教育工作提示单》《基层党委(党工委、党总支)主题教育工作提示单》,强化分类指导。系统梳理各项问题,根据制定的方案启动专项督察,将专项督察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贯彻落实情况结合起来,做到“督实”“查细”,结合发现的问题线索延伸督察范围,压实整改落实责任,确保“巡出实情”“查出实效”。

围绕学校事业发展,项目推动。改革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制定“探·智”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活动方案;启动新社团活动方案;启动学校建设推进会筹备工作;督促专人负责加强和省公建中心沟通,启动学生宿舍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召开中国—西班牙学术论坛,推进国际合作办学项目;高效整改教育主管部门指出的年度预算决算管理、经营性国有资产审计等问题。

关注师生切身利益,细节促动。针对师生关切的问题,早查早改,学校附属实验小学满足教工子女入学需求,改造新社团活动阵地,修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推进校园安防系统建设,安装测速装置,加强对外来车辆管理;彻底解决基础保障设施老化,修缮部分老旧宿舍,改造笃行楼水管,增加江浦校区电容量;加强校园内文化景点维修整治,制定玉壶廊维修方案等。(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一场跨越 70 年的师生对话

■本报通讯员 吉星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你们是主力军,说实话,我非常羡慕你们这代人,前几代人的梦想终将会在离你们不远的未来实现……”

不久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国师德标兵、哈工大“八百壮士”杰出代表、86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裕琨来到了该校的“00后”学子身边,为他们讲述那段哈工大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史,以及自己求学、教学、做科研的经历,这场跨越了70年的师生对话,在青年学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上世纪50年代,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乃至世界各地的800多位年轻教师齐聚边陲北国,承担起了哈工大的主要教学、科研任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57年,这支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哈工大“八百壮士”。

秦裕琨就是这群“壮士”中的代表。5月10日,2018“感动哈尔滨”年度人物(群体)颁奖典礼上,哈工大“八百壮士”荣获“感动哈尔滨”年度群体称号。秦裕琨和团队成员作为代表领奖。他深情地说:“国家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国家的强大是我们一生不变的追求。”纵览秦裕琨的人生足迹,深感此言不虚。

“解放军进城正像后来电视上演的那样,官兵们都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出生于1933年的秦裕琨从小在上海法租界长大,经历了“身处中国的土地却与外国人平等”和“国民党接收上海之后的腐败”。上海解放后,物价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好转等让包括秦裕琨一家人在内的中国人看到一个崭新的政权——中国真正有了希望。



青年时代的秦裕琨

“爱国不是夸夸其谈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于出来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大学期间,要学好知识,更要提高能力,只有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不断汲取新知识,解决大问题。”秦裕琨说。

远和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强盛,我们才不会受欺凌。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有着非常深的烙印。“秦裕琨从中日甲午战争和中东铁路修建历史说起,谈到了中国人民在日俄铁蹄下所受的屈辱。他还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说了租界内百姓生活的痛苦和日本侵华时期的恶行。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激发了他的强国梦想,考大学时,“工业强国”成为了秦裕琨的不二选择。1950年,他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制

造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53年,国家刚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才紧缺,他和同学们提前毕业,为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面临工作分配,秦裕琨想去东北,去新中国最需要的地方。当时很多青年学子都像秦裕琨一样,怀着建设新中国的信念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在家人的支持下,1953年8月,秦裕琨被分配到哈尔滨,在哈工大做硕士研究生。

“新中国的很多工科专业,都是由我们哈工大第一个设立的。哈工大作为工科强校,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谈及哈工大,秦裕琨娓娓道来。

虽说学习不是问题,但对于哈尔滨的生活,秦裕琨刚开始并不习惯。冬天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窝窝头他没吃过,高粱米他没吃过……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不仅没有怨言,相反心情十分愉快:“目睹大学在建设,工厂在建设,城市在建设……整个哈尔滨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秦裕琨感受到了新中国蓬勃的发展生机,内心无比激动。

秦裕琨来哈工大原本要学机械设计,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上完一年俄语预科后,学校研究决定抽调他跟随新来的苏联专家学新成立的锅炉专业。“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虽然打乱了之前的安排,但秦裕琨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

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哈工大急需壮大教师队伍。1955年春季学期,研究生在读的秦裕琨正式成为“小教师”,22岁的他开始了教书生涯,和其他“小教师”一起奋斗在教育科研的最前线。他们这群人就是日后

声名显赫的哈工大“八百壮士”。秦裕琨那时想,自己还在学习过程中,却要给别人讲课,总担心学不好,讲不明白。压力虽大,但他干劲十足,为了丰富教学内容,他熬夜看俄文原版教材、整理专家笔记、准备中俄两份讲义——讲义先用俄文写,苏联专家签字批准以后,他才能翻译成中文去讲课……

“那几年,我很少十二点前睡觉,几乎都到后半夜才能睡。”边学习、边讲课、边筹建新专业,没有正规教材,秦裕琨“自力更生”投入巨大精力去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59年完成初稿,并由学校油印出版。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抓教材建设,这本内部教材被选中,并于1963年由中国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就是中国锅炉专业课程的第一本国家统编教材《蒸汽锅炉的燃料、燃烧理论及设备》。

从教60多年来,秦裕琨一路奋勇向前,即便在逆境中也是愈挫愈勇。“文革”期间,他在国内首次提出自然循环热水锅炉的改造方案,掀开了我国采暖锅炉制造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从事煤粉燃烧和污染物减排技术研究,研发了系列风包粉浓淡煤粉。进入新世纪后,秦裕琨逐步退居二线,转为更多地支持中青年教师的工作。2015年,秦裕琨参与、弟子李争起负责的“高性能中心给粉旋流煤粉燃烧技术”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讲座最后,秦裕琨深情寄语广大学子“学就学好,干就干好”。他说,爱国不是夸夸其谈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于出来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大学期间,要学好知识,更要提高能力。只有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不断汲取新知识,解决大问题。”秦裕琨说。